

家庭里的智斗

◎淡然涵凝

卓爸是个忠厚的男人,口舌拙笨又讷言(呵呵,唱得比我唱得好),表达能力也实在比不上我这个还算口齿伶俐的内人(朗诵可以和我相媲美)。儿子显然继承了我的基因,无论是思维还是表达能力,可谓条理清晰,无论何时说话,都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反应很是敏捷。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常常是磨牙“斗智”。

有时,卓爸缺乏耐心的时候,就会呵斥儿子。而这时,儿子常常不温不火,冷静地看着其父,然后说:“做人说话要讲道理,你和气地和我说话,我就听你的,要是你这样发脾气,就是你不对了。再说了,你生气对你自己身体不好。”

而我有时看到卓爸在语言能力上占了上风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维护一下卓爸的尊严,为他挽回面子:“儿子,你爸爸是个忠厚的人,虽然他的表达能力不如你,但是,也要听爸爸的话。爸爸着急,是为你好,知道这句话吗?爱之深,责之切。你作为儿子应该理解。”

儿子听了我的话,就会默不作声了。有时,还会深深地“怜悯”其父的口齿来,好像觉得是自己“欺负”了爸爸一样。

我有时出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卓爸显然不是很积极地支持。而我有时会和他对抗,对抗的结果是发生口舌之战,两人都会不开心。于是,我改变了策略。

再有活动的时候,我很平静地说明情况,然后表明我的态度,我不想再去,然后就“可怜”地待在一边,幽幽地说:“你看,我不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消遣,不打麻将、不乱花钱,也不找别人乱拍拍(闲扯),你说,我还有什么乐趣呢?”卓爸看着我“幽怨”的样子,便心软了,说:“那你去吧,去吧。”我坚决地说:“不,我不去,我不想去。今后任何活动,你和儿子不是强烈支持我,我就不去。我就一个人单独地待在家里。”卓爸听了,对我“同情”的差点掉了眼泪,便赶忙说:“去吧,去吧,我不反对了。”

儿子在旁边竖起耳朵听着,斜眼看着我,对我的“小伎俩”一语点破:“哟,哟,真不愧是写字的人。你这是激将法,想将爸爸和我的军呢。妈妈可真狡猾。你这招可真高啊!”

看到儿子识破了我,我扑哧一乐,说:“儿子,你看出来了?哈,还是我儿子了解我,还是我儿子聪明。”

儿子说,他们要军训20天,在厨房做饭的卓爸听到了,赶紧问:“儿子,为什么要军训啊?”我在旁边听了,有些“BS”(鄙视)他的“亚智”:“切,连这个都不明白。军训就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团队精神,培养他们坚强的毅力。这个,用脚指头都能想明白。”卓爸听了,憨憨地不做声了。过会儿,我想了想,大笑起来:“连我的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的事情,你居然想不明白。”卓爸听后,讷讷地说:“我正专心做饭呢,没仔细想。”儿子看到其父被我“欺负”,便“揭竿而起”打抱不平,说:“妈妈,这么说,你的大脑里都是脚指头了?”

儿子的话,更加让我大笑不止。哎呀,儿子啊,这脑袋瓜,可不是白给的。虽然这么说他的老妈,我可是一点也不生气呢。这叫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第N眼美女

◎荆洲



投稿/伦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大人们说,我也曾是个天

使,不过是脸朝地降落到人间的。看着镜子里我淡眉单眼皮、黄皮肤黄头发的自己,典型的黄毛丫头嘛。而母亲的大眼睛,父亲的高鼻梁,一样都没遗传给我,想来怎不叫人郁闷。

小时候跟着大人去奶奶家拜年,奶奶把自己的首饰分几份给我们几个孙儿辈,百年之后给我们做个念想。她的手绢包里要么是一个银手镯,要么是一副金耳环,她分完之后又单独叫过亭亭玉立大眼睛白皮肤、自小就是美人胚子的大表姐,在她耳边低语了两句。然后就看到表姐

又接过一个手绢包,脸上飞红。尽管就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还是看出了奶奶对大表姐的格外疼爱。其实大表姐并非巧言或能干,只是天生遗传了姑姑的美貌,于是奶奶把这份偏爱毫无保留地给了她。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美貌的先天优势。

理所当然,在容貌上我没有丁点自信,青春年华里,一直扮演隆冬里丑小鸭的形象。直到上了大学,终于肯花心思打扮自己。只简单清爽出门,竟发现有人默默关注。这时候发现自己,脸庞也算清秀,鼻梁也算挺直,借助BB霜,也能掩盖肤色的瑕疵。要是再大胆一些,不怕动刀肯上美容院,应该也能出落成一个人工美女。我被这个想法激励着,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衡量的结果是,从最初的“悦己者容”到现在“悦己容”,慢慢打磨自己。

既然先天不足,注定这辈子做不成第一眼美女,是不是可以经过后天努力,还可能做一个美女呢?对这种事的可能性,自然是轻易放过。而清晰的头脑、伶俐的口齿,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能吸引异性的目光,这也是我的重大发现。平日里博览的群书也如同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不离不弃,学习最终变成了一种动力和本能。比如学英语,最初是因为工作需要,翻译大量的英文资料,和外国专家正面交流。现在变成进电影院看大片选

英文原版,和租房的老外签合同也是尊他习惯拟写英语合同。到了国外,英语变成了工具,畅通无阻。记得在爱丁堡去温德米尔湖区的列车上,旁边座位的老绅士,把我当成了外国留学生。我莞尔,心里窃喜,一张东方人的脸,竟然是偷偷可以减龄的,是不是可以冒充学生旅行呢?下车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女朋友是日本人,你很像她。”一瞬间,我竟不知怎样回答,只是反问:“真的吗?”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后哈哈大笑,下车扬长而去。到底还是英国式的幽默。

毕业二十年之后的同学重逢,我们毫不客气互相麻辣点评,男生们一致认为女生变化大,尤其是我。言下之意我明白,不外乎说我惨不忍睹的从前和尤可观瞻的现在,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但我都不在意。那些从前不正代表了青涩的自己,而今略显不惑吗?经过了世事的锤炼和一番摸爬滚打,终于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基本要求就是不敢在容颜上仓促草率,因为还不敢轻易放弃自己,任由老去。

确信,果然有“相由心生”这回事,从一个人的面相上,大致可以判断出,她对这个世界是接纳的,还是抵触的,美与不美全写在脸上。特别是中年之后,再耀眼的红颜也不敌岁月风霜,容貌已然不可再透支,唯有不断储蓄。这时候更可爱、更耐人寻味的肯定是第N眼之后的你。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32)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四月初,支援司令部一面组织沿线设置兵站、仓库、医院等后勤保障机构,遂行补给任务;一面组织军工、民工和部队、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抢修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胥光义后来回忆说: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收西南军区和军委总部分别从西南各地,以至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征集和调补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被服用具与必需的银元、食品,一面组织向进藏部队和施工部队输送,还组织就地采购部分物资。西南军区首长支援司令部制定了‘前方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的支援方针。考虑到部队在高寒地区生活的特殊需要,支援部队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区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赶制和筹集了大批特需物资支援进军部队,如进藏部队的御寒服装,每人都发有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手套、皮腰带、毛皮鞋(当时称之为‘七皮’),防饥有代食品(如饼干,蛋黄饼,以黄豆、小麦、花生米、奶油等原料配制而成的代饭粉,以及各种肉、油脂、净水片等),行军有防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给部队七十万片维生素C,等等,使进军部队和筑路军民得到了良好的物资保障。”(胥光义《世界屋脊上的支援司令部》,《二十八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233—234页)

民族、宗教问题是部队进藏后必然碰到的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正确执行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示进藏部队像当年长征路过康藏地区的红军部队一样,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僧俗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自身有组织、有纪律的模范行动增强汉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要求进藏部队各级指战员学会一些简单的藏语,以便同藏族群众沟通和开展工作。他提出,在西藏工作,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西藏的广大僧俗群众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74—375页。)

邓小平提议,西藏工委吸收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干部在成都成立了一个西藏问题政策研究室,由十八军党委委员、副政委王其梅兼任主任。研究室很快编写出《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一批参阅资料,还编写了《入藏部队进军守则》和供入藏部队学习藏语的《藏文课本》等。不久,研究室还从北京和成都等地调来一些对西藏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藏学专家随部队进藏,以直接向部队提供咨询。

十八军进藏官兵精神状态普遍较好,但也有一个人不愿意离开富庶的“天府之国”,想在当地成家立业;还有一些人则将进军西藏仅仅看作是一次很快可以完成的军事行动,没有作在西藏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20)

■文/谢荣鹏

如此年轻的专家

门卫的身子往后缩了半尺,才看清楚介绍信上的字,上面确实盖着一枚省委办公厅的鲜红大印,但既无职称,更没职务,就是几行简单的例行公文罢了,看来只是个普通的办事员。

“啊……还真是来报到的。”听口气,他似乎有点失望。“怎么,没看清楚?”曾毅把介绍信又要往前伸。

“那也要登记!”门卫心里就来了气,鼻孔朝天,连眼皮都懒得夹一下曾毅,“报到的人我见多了,不管是谁,到了我这里,一律必须登记!”

曾毅没有理会他,慢条斯理地收好介绍信,板着脸问道:“陈厅长报到的时候,也向你登记了?”说完,一甩袖子,迈步进了卫生厅的大院。

门卫顿时黑了脸,想追,又没法追。人家有正式的公文,自己也已经看过了,既然是来办公事,他一个门卫是没有理由阻拦的。咬牙琢磨了半天,门卫心里一阵泄气,好像自己还真的收拾不了人家。

“你不好好地把门,站在那儿干什么呢?”背后传来威严的质问声。

一回头,正好看到有人踱进了大院,门卫立刻迎了上去:“姐夫,你来得正好,刚才进去的那小子太不懂规矩了,说是来报到的,仗着手上有一封介绍信,就

强行闯了进去,我向他解释厅里的登记制度,还被训了一顿。”

处长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要到哪个部门报到?”

“公文上没说,只说是医疗专家小组。”门卫显然不知道这个小组要归哪个部门管。

“你看清楚了吗?”处长立刻问道。

“看得清清楚楚,绝对没错。”

处长的脸色就变得非常严肃。作为人事处的领导,他对报到制度再清楚不过了,医疗专家小组,那可不是一般的部门,前来报到的专家,都要有省保健委员会的人陪着,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呢?再说了,专家至少都是四十岁往上了,至少自己在厅里待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专家呢。

想到这里,处长就有一些不妙的感觉,人事行政处还负责厅里的日常工作呢:“你叫上几个人,跟我走一趟。”曾毅进了卫生厅的大楼,在三楼找到保健局的办公室。透过半掩的房门,他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白白净净,正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东西,写几笔,就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再接着写。

“咚咚!”曾毅按照礼节,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里面的年轻人抬眼看了一下,问道:“找谁?”

“您好,我是来报到的……”

曾毅拿出介绍信,准备解释来意。

年轻人摆了摆手:“先等着吧,我很忙!”完了又低下头写东西。

曾毅耐心地等了几分钟,却发现那年轻人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反倒是坐在那里发呆,不时还挠挠头皮,显然是笔下无神,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曾毅硬着头皮又把介绍信递过去:“您好,能不能先抽点时间,把我这个手续办了……”

年轻人头也没抬,不耐烦地说:“你急什么急,没看到我正在给冯厅长写材料吗?到底是你的事重要,还是冯厅长的事重要?你说!”

曾毅有点奇怪,冯玉琴不是都回家休养去了吗,怎么还需要写材料?于是他问道:“咱们卫生厅有几位冯厅长?”

年轻人当即恼火,拍着桌子站起来道:“你给我到门口去等!问来问去,我的思路全被你打断了,要是耽误了冯厅长的事情,你来负责!”说着,他从桌上抓起曾毅的介绍信,准备甩出去。

谁知扫了一眼,他看到了公文上有“医疗专家小组”几个字,当下“噢”了一声,拿起来仔细观看。等看清楚之后,他抬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曾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您是来专家小组报到的?”(完)

明日起刊登纪实连载《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敬请关注。